



歌剧《图兰朵》

2008年12月22日是国家大剧院正式开幕运营一周年的日子。一年来,国家大剧院致力于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引擎,努力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剧院经营模式,保障国家大剧院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国家大剧院人民性、国际性、艺术性的宗旨。

自2007年12月22日正式开幕运营以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国家大剧院演出近千场,售出演出票近95万张。参演单位、院团共计205家,演员28661人次,众多国际顶尖级大师加盟。

利用其国际一流的艺术资源和人才集聚优势,国家大剧院不断发挥和创新艺术教育普及功能。一年里,举办了831场生动活泼的艺术教育普及活动,其中艺术教育演出330场,约32万人次参与其中。与此同时,“管风琴音乐周”“中国交响乐之春”“2008国际民歌博览音乐周”等主题活动,在走精品路线的同时,突出公益性,让更多的人走进了国家大剧院。

坚持“三高”路线 引领文化风尚

立足于国家表演艺术最高殿堂的战略定位,国家大剧院在演出经营上明确提出“三高”定位,即高品位、高水准、高雅艺术。国家大剧院崇尚高雅艺术、坚持主流文化,重点经营歌剧、芭蕾、交响乐、话剧、戏曲五大艺术门类,其演出比重高达95%。在剧目选择上严把艺术质量和艺术水准,保证参演剧目、曲目的原创性、艺术性、经典性,力争所选节目都能经得起艺术的考量和市场的检验。在为期106天的开幕国际演出季中,国家大剧院从全球范围内甄选51家表演院团、86部剧目,组织演员6622人次,共演出197场,总售出演出票27.6万张。17个境外参演院团来自俄、法、英、德、美、意等国,集中了捷杰耶夫、小泽征尔等一批当今国际顶尖级艺术大师;34个国内参演院团来自中央、各省市以及港澳台地区,包括国家级院团、解放军艺术机构、港澳台及地方专业

号称1月8日上映的《赤壁》下集在1月7日下午已逸逸而来。7日晨,我向电影院奔去,满怀中购原始股的迫切心情,一路上脑子里满是锣鼓喧天、人山人海的购票景象。后来的事实是,我甚至没有排队就买到了一张可以任选座位的电影票。这一下熄灭了我对《赤壁》的所有期待。下午两点,我在电影院接到刘淼的电话:“你看《赤壁》了吗?”“我在电影院,马上就演了。”“在哪个电影院啊?”“……”电话还未挂断,突然看到刘淼向我招手。生活真是充满意外与巧合,我和刘淼毫无约定地从北京遥远的两个点来到了同一家影院的同一个放映厅,看同一个场次的电影。是为记。

《赤壁(下)》在贺岁片的鏖战中披盔挂甲而来。面对早有历史定论的赤壁故事,尽管《赤壁(上)》让许多人连呼上当,但观众的免疫力实在不强,无需“特技镜头高达1400多个,赤壁故事中最精彩的草船借箭、火烧连环船等经典桥段即将上演”的语言攻势,只是看到路边《赤壁》的大幅海报,很多人就又被蛊惑了。

论触目惊心,草船借箭、火烧战船的场面、特技和音效都远胜《赤壁(上)》的八卦阵,论“雷人”台词和搞笑镜头,上下两部《赤壁》秋色平分。诸葛亮与鲁肃草船对酒,刘、关、张包汤圆等镜头诙谐俏皮,成为新的笑点。曾经语出惊人说“现在念书,以后你们有饭吃了”的关羽再度抛出“雷人”语录,面对落败的曹操,关羽那声大喝“你过时了”又引起哄堂大笑。

兵马匮乏的紧要关头,上集中频繁出现的小乌龟又一次承担起艰巨的历史使命,吴氏的恋情演绎中,“小乌龟出汗”的事实成为大雾的前奏,居然成就了诸葛亮亮名传千古的草船借箭。吴氏故事的吊诡真是奇怪矣哉!

《赤壁(下)》的男女情、兄弟义,多侠骨而乏柔情。孙尚香潜入

探索原创艺术 勇敢而且成功

艺术机构和剧院的区别,在于它具有旺盛的艺术创作与生产能力。中国国家大剧院还只是世界剧院大家庭中的一个新成员,要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艺术机构,还有漫长的路途。令人欣喜的是,开幕第一年里,国家大剧院在艺术创作生产上迈出的第一步不仅勇敢,而且成功。

开幕之初,国家大剧院召集国内优秀创作班底,联合国际知名制作团队,在普契尼诞辰150

探索原创艺术 勇敢而且成功

艺术机构和剧院的区别,在于它具有旺盛的艺术创作与生产能力。中国国家大剧院还只是世界剧院大家庭中的一个新成员,要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艺术机构,还有漫长的路途。令人欣喜的是,开幕第一年里,国家大剧院在艺术创作生产上迈出的第一步不仅勇敢,而且成功。

开幕之初,国家大剧院召集国内优秀创作班底,联合国际知名制作团队,在普契尼诞辰150

“清规戒律”。唯有如此,国家大剧院才有资格和能力去塑造国家文化形象,提升民族文化品位,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艺术回归大众 殿堂属于人民

“让更多的人走进大剧院、让更多的人了解大剧院、让更多的人享用大剧院”,这是国家大剧院的目标。让艺术回归大众,让更多的人走进国家大剧院,拉近观众同艺术的距离,普及艺术知识,培养欣赏习惯,是国家大剧院的社会责任。为此,国家大剧院特别设立了

国家大剧院周年记

依 婷



法国巴黎歌剧团芭蕾舞团——《帕基塔》

演出团体。

经过奥运演出季的锤炼,秋季登台第三个演出季已经显露国家大剧院日渐成熟的演出策划能力。63台音乐“大礼”、79场音乐“盛宴”接纳观众13万人;来自全球32个国家的近60个院团、超过3500名中外艺术家轮番登台,共同成就了国家大剧院大规模、高艺术含量的系列音乐会。

开幕一年,国家大剧院日均演出2.8场。参演院团205家,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参演演员2.9万人次,已经有超过95万的观众走进国家大剧院尽情享受艺术经典。

眼下,国家大剧院2009年度新春演出季即将拉开帷幕。届时,芝加哥交响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萨尔茨堡室内乐团、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等一系列国际顶尖乐团将为广大观众奉上美妙的艺术享受,指挥大师丹尼尔·哈丁、伯纳德·海丁克、祖宾·梅塔将陆续与京城观众见面。

周年之际,对经典歌剧《图兰朵》最后18分钟进行了中国式续写,中国公主在家乡人的手中焕发出独有的东方神韵。奥运演出季期间,国家大剧院和中央音乐学院制作推出了歌剧经典《蝴蝶夫人》,再获演艺界和社会公众的好评。国家大剧院开幕一周年,大型原创京剧《赤壁》隆重推出,借助现代舞台技术,利用京剧传统样式演绎中国历史经典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京剧、热爱京剧。

着力艺术原创与生产,检验的是国家大剧院的实力,彰显的是国家大剧院的品牌,与此同时,大剧院的原创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拉动、激活、整合着国内的艺术创作力量,调动起艺术家的创作热情,从而激发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与繁荣。

在泛娱乐化的文化背景下,坚持高雅艺术之路,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坚守。不哗众取宠,不急功近利,沉下心来,昂首挺胸,做艺术星空的守望者,这是国家大剧院立下的

艺术教育部和艺术资料中心,专门负责艺术教育普及活动的策划和实施,这是国内首家将艺术教育普及及提升到如此高度的剧院,也是国内艺术教育普及的一个创举。

2007年12月23日,国家大剧院开幕第二天,一场“音乐·艺术·人生”艺术讲座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办,主讲人是李岚清,这场主题讲座正式拉开了国家大剧院艺术教育普及的序幕。其后一年里,国家大剧院举办了831场次生动活泼的艺术教育普及活动,其中艺术教育演出330场,艺术教育活动501场,共计约32万人次参与其中。

如今,国家大剧院的艺术教育普及活动已经构建起由“经典艺术讲堂”“周末音乐会”“大师会客厅”“公开排练”“走进唱片里的世界”五大品牌栏目组成的综合性教育框架。新的一年,国家大剧院还精心策划推出了“少儿艺术天地”和“艺术实践舞台”两大板块,进一步丰富艺术教育普及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国家大剧院还定期联合国内外教育机构和艺术团体,推出不同主题的工作坊等活动。

每逢周末和国家法定节假日,进入国家大剧院参观的观众还可以在公共大厅欣赏到一流的室内乐演出,让观众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感受音乐的无穷魅力。目前,此类演出已成功举办126场。

位于音乐厅顶层的艺术资料中心拥有丰富的馆藏资源,每周末举行“走进唱片里的世界”系列音乐讲座,包括“古典音乐讲座”“大师见面会”“古典音乐沙龙”等。

挖掘主题活动 提供广阔平台

秉承“让艺术走近每一个人”的发展目标,国家大剧院积极策划艺术教育主题活动,为更多的院团提供展示机会。

2008年4月28日,国家大剧院联合文化部艺术司、中国音协举办“中国交响乐之春”活动,历时两个月,37支国内交响乐团参与,其间共举办37场低价交响音乐会,32场普及讲座,90场室内乐演奏,31场管风琴音乐会,25场公开排练,32场“艺术家面对面”活动,64场音乐艺术电影展映,32场CD推介活动,超过20万人次参与其中,为交响乐在中国的推广普及夯实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2008年国庆节期间,国家大剧院成功举办“2008国际民歌博览音乐周”。历时6天的音乐周汇聚了世界上24个国家和地区的38支民歌表演团体,其中1/3为国内团体,2/3为国外团体,共有近千名民歌表演者上演了24场音乐会和24场民歌展演活动,吸引观众约5万人次。

在2008年的秋季演出季中,国家大剧院还特别策划了“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北京舞蹈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6所艺术院校,亮相国家大剧院歌剧院、戏剧场、音乐厅三大舞台,为京城观众带来12场高水准的专业演出。

与此同时,国家大剧院建立起不同类型的会员体系,目前拥有常年会员近5万人。推广艺术教育普及的过程中,国家大剧院奉行“滴灌效应”,通过点点滴滴的渗透、滋润,意在影响和改良社会文化的大环境。

国家大剧院的艺术教育,重在“演与教并行、赏与析并重”,将每场演出活动延伸成为艺术教育普及的生动课堂,通过教育普及和培养潜在观众和演出市场,谋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在此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那些走进大剧院、走近艺术的人民大众。

以这样一个标题来谈论赵明的舞蹈创作,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否贴切、是否生动、是否有趣、是否耐咀嚼……或许是“赵明舞蹈艺术研讨会”约稿之际正逢我们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而此时满世界都在注目中国的表情——都在聚焦从改革开放到科学发展发展的“中国表情”。于是就有了想谈谈“赵明表情”的欲望,于是就开始搜集自己记忆的库存……

想看某人的表情,通常是这人已成为或正成为公众人物。赵明最初进入公众的视野,可能是他自编自演的《囚歌》。在这支舞蹈“独白”中,作为表演者的赵明是远胜于作为编导者的赵明的。我通过这支“独白”捕捉到的“赵明表情”,除了那象征囚笼的橡皮条,就是他高高立在半足尖上的阿拉贝斯。阿拉贝斯是一种很典型的芭蕾舞姿,尽管不能说赵明把这个舞姿做得很“芭蕾”,但他却做得很有技术含量——每当他高高地抬起后腿又高高地立起半足尖时,台下都会报以因惊诧而热烈的掌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下中国的腕儿级编导,谁也不曾有过赵明作为表演艺术家曾经的辉煌!在我看来,这个立在高位半足尖上的阿拉贝斯,不仅可以视为最初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赵明表情”,而且由于公众的追捧而沉淀为赵明的某种舞蹈情结!否则你就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去打造一个杂技版的《天鹅湖》!

《天鹅湖》是古典芭蕾的经典。这是法国人彼季帕依据德国童话打造的俄罗斯芭蕾——并且它是毫无疑问的俄罗斯芭蕾的“表情”。彼季帕当然不会想到,在《天鹅湖》连同负载它的芭蕾艺术周游世界百余年后,会被一位东方的编导摆弄成什么杂技剧。并且,这个以“杂技”而称“剧”的东西居然在西方演艺市场迅速走红,走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白天鹅奥吉塔将阿拉贝斯的舞姿用足尖立在了王子齐格弗里德的臂膀和颅顶之上。西方观众惊叹于这一技术含量发挥到极致的典型芭蕾舞剧,我则相信杂技剧《天鹅湖》中这一典型芭蕾舞姿的魅力指数顶得上全剧其他所有要素魅力指数的总和。不知道西方世界如何看待杂技剧《天鹅湖》的表情,而我则相信这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最广的“赵明表情”,是“赵明表情”从自体到他身的切换,更是“赵明表情”从舞蹈到杂技的转界!

像我这样从独舞《囚歌》到杂技剧《天鹅湖》来谈“赵明表情”,读者可能会不太适应。想得浅一些,他们很难理解从《囚歌》到《天鹅湖》的维系纽带竟会是一个立在足尖或高位半足尖上的阿拉贝斯;想得深一

些,他们可能又会觉得赵明对自己曾经的舞蹈表演过于自恋。其实我在搜索自己记忆的库存之时,就不乏这样深一脚浅一脚的跋涉。这忽急忽浅的跋涉就像一位捕捉拍摄对象的摄影者在调拨焦距,调来拨去似乎总也无法聚焦,“赵明表情”的边缘似乎总不是那么清晰……想想也是,一会儿对着舞剧《闪闪的红星》,一会儿对着舞剧《红楼梦》,一会儿又对着舞剧《霸王别姬》,我怎么能从潘冬子、贾宝玉乃至楚霸王这些差异极大的舞剧形象中聚焦出一个清晰的“赵明表情”?

我想起了上海城市舞蹈公司的总经理孙明章。作为杂技剧《天鹅湖》、舞剧《霸王别姬》和《红楼梦》(当然还有舞剧《杨贵妃》)的投资方代表,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选择了赵

明?尽管是被我的电话早早叫醒,但明章的电话却十分清晰。他说之所以一直“经纪”着赵明,一是赵明作为优秀的舞者,他的示范能力非常到位;二是赵明设计“双人舞”的能力极强,而这是舞剧叙述的主要手段;三是赵明的舞蹈设计均是亲力而为,不像许多舞剧是腕儿级编导挂帅小将或中将出征……我补充说,其实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赵明坚实掌握并娴熟运用的,是我们称之为“土芭蕾”的艺术语言,而这是一种既带有一点口音又能被世界解读的舞剧语言。孙明章的舞剧经营是面向世界的,他当然不能不考虑这一点。他承认,这肯定

是他不狐疑、不犹豫、不懈息地经纪赵明的应有之义。

在这个意义上,“赵明表情”其实是孙明章面向世界并走进世界的一张入场券,并且好像是一张贵宾席的入场券。面对“赵明表情”,我总在想什么叫“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其实,西方文化征服世界,一在其无可比拟的文化科技的先进性,二在其善于挪用并运用他国的文化元素。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其实不能不考虑“赵明表情”所包含的道理。在这个意义上,潘冬子、贾宝玉、楚霸王甚至也包含《走、跑、跳》、《战友》、《士兵的旋律》等等。对于“赵明表情”意味着什么都不重要了,“赵明表情”是一种面向世界的“中国表情”,并且还是一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中国表情”——至少在目前是如此。赵明或许并没有关心过“赵明表情”,没有刻意去打造“赵明表情”,也没有去琢磨“赵明表情”的世界意义,他只是一如既往地去创作,一如既往地在创作中投放自己所理解的人生,一如既往地地创作当做自己的生命呈现……我们也就看到了赵明的表情!



天空下,多少英雄人物始于完满,终于衰败。曹操、刘备、孙权……无一幸免,一生的辗转沉浮似乎都只为片刻的荣光。

很难把吴宇森的《赤壁》与史诗划上等号,因为它实在欠缺点儿悲剧情怀,甚至,剧情和台词偶尔透着荒诞,而且,吴宇森赋予《赤壁》一个温情脉脉的结尾。分道扬镳时,瑜、亮惺惺惜惜,各道珍重。最后的镜头,那匹《赤壁(上)》中由诸葛亮接生的幼驹萌萌已经长成小马,小乔将萌萌送给诸葛亮当坐骑,诸葛亮所云“我会好好珍惜它,因为它是我接生的”再次让人忍俊不禁。且不管气象学上彩霞和彩虹是否能同时出现,在电影里,吴宇森若想对峙当口提出的“君子之战”颇符合吴氏的江湖道义,抛却联盟内部的权势之争和人心险诈,吴宇森在戏里戏外继续宣讲理想主义的“众志成城”。

樯櫓灰飞烟灭时,披头散发、头顶流血的曹操还未从落败中惊醒,周瑜则对着横尸遍野喟然长叹:“我们都输了。”这大概是吴宇森刻意安排的曲终奏雅。历史的

整部片子,其间只看表一次。

凭心而论,如果抛开吴宇森这个名字,《赤壁》下部是部好电影,至少是这些所谓国产大制作古装电影里最出色的一部。剧本内容丰满、剧情紧凑、人物刻画细腻。各路三国英雄豪杰,为了自己的家族、国家,怀着雄心壮志,运筹帷幄,一个群雄并起、呼啸江湖的三国时代被史诗般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最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的电影特效,无论是电脑特效的质量,还是与剧情的贴切程

寻找吴宇森

本报记者 刘 淼

度,都让众多国产电影望其项背。

当然,《赤壁》下部也是一部有着鲜明好莱坞烙印的商业娱乐片,好莱坞似的宣传策划模式、好莱坞似的故事结构、好莱坞似的叙事和影像风格、好莱坞似的插科打诨,甚至是好莱坞似的电影立意——每个人都需要朋友,所有的成功都需要朋友的帮助,没有朋友就会注定失败,当然还有好莱坞似的大团圆结局。吴宇森已经完全被好莱坞同化了,曾经的“暴力美学大师”离我们远去了。

也许不能怪吴宇森。在好莱坞闯荡15年,让吴宇森对好莱坞电影生产流程的每个细节都心知肚明,大工业式生产的弊端他不会不明白,但是票房压力、投资压力,都让他们在艺术和“亲民”道路上陷入两难,《终极靶靶》的失败就是个例证。

当然,还有他自身的原因。吴宇森在《赤壁》公映前就说,希望全世界的观众都能欣赏和喜爱《赤壁》,希望西方的观众同样能欣赏东方灿烂的

又一次被《赤壁》蛊惑

本报记者 胡 芳

香。还未及叙旧,故人重逢的温馨场面随即被射向孙叔财胸口的乱箭刺破,孙叔财死在孙尚香怀中,意有戚戚。

其实在尚香与叔财初见的一刻,观者就知道他们日后必会相逢,且二人中必有一死。这年头,血流成河的场面已不足以刻画战争的残酷,一定要有生死离别的故事,吴氏煽情手法也不能免俗,只是尚香与叔财的“友谊”戏似乎稍欠铺垫,且二人不到位的演绎让这种本应刻骨的宿命和无常少了许多厚重。

失意的人”孙权与江湖老大曹操的恩怨情仇,再简化,就演变成小喽啰周瑜、诸葛亮与黑老大曹操的对抗。决战开始前,周瑜在双方对峙当口提出的“君子之战”颇符合吴氏的江湖道义,抛却联盟内部的权势之争和人心险诈,吴宇森在戏里戏外继续宣讲理想主义的“众志成城”。

樯櫓灰飞烟灭时,披头散发、头顶流血的曹操还未从落败中惊醒,周瑜则对着横尸遍野喟然长叹:“我们都输了。”这大概是吴宇森刻意安排的曲终奏雅。历史的

